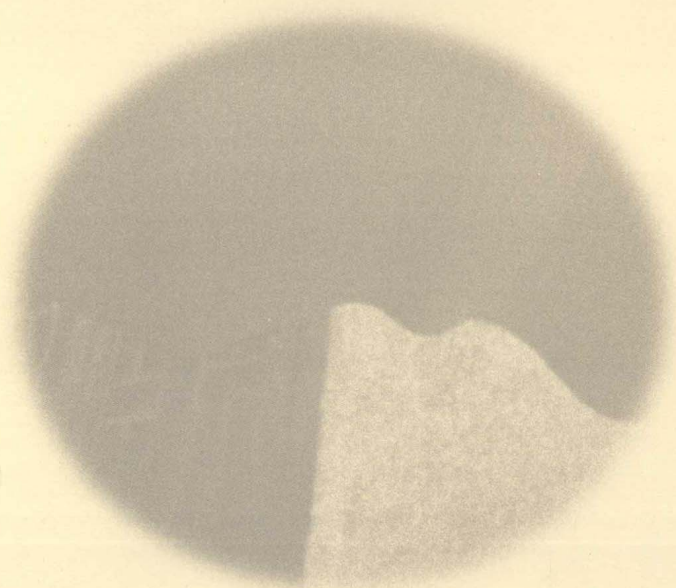




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

魏金树

即时一杯酒

《《 四川文艺出版社

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

魏
金
树
著

即时一杯酒

《《 四川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即时一杯酒 / 魏金树著. — 成都 : 四川文艺出版社, 2011.12

(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)

ISBN 978-7-5411-3388-6

I. ①即… II. ①魏… III. ①小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69178 号

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
BAINIAN BAIBU WEIXING XIAOSHUO JINGDIAN

即时一杯酒
JISHI YIBEIJIU

魏金树 著

责任编辑 汪 平

整体设计 袁银昌

封面印前制作 上海袁银昌平面设计有限公司 胡斌 张艳

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

社 址 四川省成都市槐树街 2 号

网 址 www.scwys.com

电 话 028-86259285 (发行部) 028-86259303 (编辑部)

传 真 028-86259306

排 版 陈倩 张梅 雷涛 高赫赫

印 刷 北京外文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650mm×920mm 1/16

印 张 13.25

字 数 170 千

版 次 2012 年 2 月第一版

印 次 2012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3388-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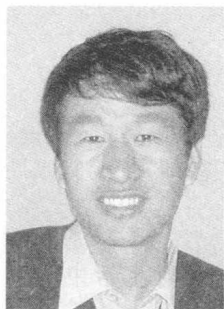
定 价 19.8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

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书系顾问

(以姓氏笔画为序)

王 蒙	刘海涛	江曾培	汤吉夫
陈建功	郑宗培	桂晓风	雷 达



魏金树 河北盐山人，1968年生。汉语言专业本科毕业，河北文学院第四届签约作家。曾在《中国文学》《青年作家》《时代文学》《新华文学》等国内外的一百余种报刊发表各类文学作品，其中一百余篇被《作家文摘》《特别关注》《世界微型小说经典》（中国卷）《微型小说鉴赏辞典》《小小说精选》（外文版）等选刊、选本转载，五十余篇作品入选中学生教辅用书。连续两届获《微型小说选刊》举办的新世纪全国微型小说征文大奖赛最高奖，曾获年度中国微型小说排行榜一等奖。数篇作品被译成英、法、日文介绍到海外。著有作品集《魏金树精短小说选评》《谁偷了曹操同学的手机》《刻舟求剑的意外收获》《看谁踩上西瓜皮》等，其中《刻舟求剑的意外收获》获得2009年度“冰心儿童图书奖”。

总序

《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》编者邀我作个序。对于微型小说这一文学样式我很喜欢，多年前我曾写过一篇关于微型小说的杂感，就是为其鼓与呼的，现不妨摘录于下，以示对这浩浩百卷的出版给予热烈的祝贺。

尽管人们可以对“微型小说”这一名称提出不同的意见，微型小说的存在却是一个事实。

它是一种机智，一种敏感，一种对生活中的某个场景、某个瞬间、某个侧面的忽然抓住，抓住了就表现出来的本领。

因而，它是一种眼光，一种艺术神经。一种一眼望到底的穿透力，一种一针见血、一语中的的叙述能力。

它是一种情绪、怅惘、惊叹、留连、幽默，只此一点。

它是一种智慧。简练是才能的姐妹。微型小说应该是小说中的警句。含蓄甚至还代表了一种品格：不想强加于人，不想当教师爷，充分地信任读者。

它是一种语言，举一反三，一以当十，字字千斤重。

它又是自成体系的一个世界，并不窘迫，并不寒伧，肝胆俱全。

它是谦虚的，它自称微型，自称小小。

它又是困难的，几百字，赤裸裸地摆在严明的读者面前，无法搭配，无法藏头露尾，无法搞障眼法。

它是一种机遇，踏破铁鞋无觅处。它也许是一种命运吧！命运啊，这一生，你能给我几篇像样的“微型”呢？

王 蒙

2011年9月26日

目
录

一鸣惊人	1
即时一杯酒	5
刘伶非醉	9
一世珍藏	14
风流名士	18
无 敌	20
谁偷了曹操同学的手机	25
人与猴	28
配 套	30
好人坏人	32
价 值	34
夜 遇	37
洁的故事	39
鞋 印	41
邮局门口的疯子	43
仙树显灵	44
贫富逻辑	48
一只蚊子嗡嗡嗡	50
看谁踩上西瓜皮	53
局长家的狗与我重名	56
有教养的人	58
咱们咋想到一块儿去了呢	61
鞋 架	63
乡长叫咱有风度	63
遇事凶一点	66
恼人的乞丐	68
开会真好	70
意外收获	74

新鞋子，旧鞋子-----	76
听说科长爱钓鱼-----	78
美丽的小姨子今晚来访 ---	81
大作发表之后 -----	83
超级美女复制机-----	85
老婆是个醋坛子-----	88
你想让谁给理发-----	92
单眼皮双眼皮 -----	94
征婚风波 -----	97
都是迟到惹的祸-----	99
哑 巴 -----	102
柳 叶 -----	104
美丽的谎言 -----	105
树林中的那一对-----	107
你不该找一个丑男人-----	110
永远的爱 -----	113
裸女画像风波 -----	115
萍的漂亮 -----	117
风雪野狼山 -----	119
飘逝的云 -----	123
千里马的悲哀 -----	128
电 话 -----	130
狗 事 -----	132
疯 婆 -----	135
说 谎 -----	137
吊 唁 -----	139
惊弓之鸟 -----	141
牛 讼 -----	142
虫 殇 -----	144

最后的晚餐	146
买回一只小白兔	149
眼 睛	150
你是我的唯一	152
我是名著	155
晖 晖	156
意外之财	158
今天啥日子	160
鞋 事	162
邻 居	165
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	166
一万元彩礼	169
争吵始末	171
拔 牙	172
变 通	175
秤 砣	178
大 官	180
钓 鱼	181
狗王二今天吃咸了	183
怪 盗	185
过马路	188
红玫瑰的秘密	190
患难夫妻	193
身長身短	196

一鸣惊人

夜，已经很深了。乡下的清风悄然从残破的窗子溜进来，柏元依稀闻到了田间的麦香。若在京城家中，大概早已卧在纱帐锦衾里，安然入睡了。而今天，他感觉有点失眠了。就在恍惚间刚要入睡的时候，忽闻“哐儿”一声驴鸣，他一惊而起，睁开眼，映入眼帘的是窗外如水的月光。

再看看父亲王粲的内室，灯依然亮着。他知道，父亲肯定也睡不着。

父亲王粲是当今著名的文豪，被尊为“建安七子”之首，现为魏王室的幕僚，颇得魏王曹丕的赏识。这次回来省亲祭祖，魏王只给他们三天时间，归期转眼就要到了。

“砰砰砰”，一阵敲门声在这沉寂的深夜显得格外响亮。外屋的柏元赶过去开门，门开了，是父亲的好友孙子荆，正抱着一个大酒坛立在门前。

“令尊还没睡下吧？”子荆问柏元。

“嗯，家父正在书房里呢！孙叔父请进来吧。”

子荆点点头，径直奔书房去了。

父亲王粲曾多次叮嘱过柏元，若有客来访，唯两个人不可怠慢，一是魏王曹丕，二便是挚友子荆。将孙子荆与当今圣上相提并论，可见二人私交之重。

他们简直是太投缘了，一见面就有说不完的知心话。

柏元睡不着，便披上衣服，在院子里踏着月光踱来踱去，时闻父亲屋里传出一阵阵开怀的笑声。

柏元好久没听到这样的笑声了。他觉得父亲与在京城时简直判若两人。

“柏元吗？进来吧。”王粲显然发觉了门外的柏元。柏元只好推门进去。

然而，柏元尽管知道他们在饮酒，但屋里的场景还是让他吃惊不小，杯盘狼藉，酒气冲天，子荆光了膀子，半蹲在床头矮凳上，满脸的赤红。父亲王粲则披头散发，醉眼蒙眬地倚在床头……

这样的场景柏元还是平生第一次见到。在柏元眼里，父亲一向都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人，尤其喝酒很少，当然也从没醉过，可父亲今天这是怎么啦？

柏元心疼地对父亲说：“父亲，您醉了，还是早点休息吧。”

没想到父亲却哈哈大笑：“我醉了吗？不，我没醉，我是心里高兴啊！”又说：“柏儿你也长大了，我和你孙叔父正谈一些事情，你也坐下听听吧。”

柏元便坐下来倾听他们谈话。不久他就发觉父亲真的没醉，因为他纵论天下大事，思维是那样敏捷，逻辑性强，而且比平时更有见地。看来父亲今天的确很高兴！孙子荆则很少说话，只认真地听父亲阔论。

话题越来越广，后来又谈到诗赋、书画、棋艺、音乐……忽然，王粲回过头来，对柏元说：“你说，什么声音最好听？”

柏元想了一下，说：“声乐之最，当属丝竹，我却以为笛声最美，清澈婉转，余音悠扬，如泉水汨汨，沁人心脾。”

却见父亲轻轻摇头。

“那大约是宫廷编钟，此乃乐中极品，丝丝袅袅，不绝于耳，如清风拂面，皓月当头，令人宠辱皆忘，心旷神怡。”

父亲还是摇头。

“那——就是战鼓的声音，铿锵激越、豪气凌云，节奏一张一弛，

如江河滔滔，令人热血沸腾，斗志昂扬……”柏元又说。

王粲只微笑地捋着胡须，还是摇头。

这时，天色熹微，外面灰蒙蒙的，已有早起的农人准备下地干活了。

“唉儿”，忽然，窗外的一声驴鸣划破夜空，显得清脆悠长。

王粲抬起头，若有所思地凝望着手中的酒杯，叹道：“丝竹管弦，乐器千般，不及一声驴鸣。”

柏元愣住了，看来父亲真的醉了吧，扰人的驴鸣怎能与高雅的音乐相提并论呢？

王粲看出柏元的不解，哈哈一笑，解释说：“凡音乐，必有节律，循章而行，容不得半点疏忽差池，故而刻板乏味，唯乡间驴鸣，无拘无束，自由不羁，兴之所至，随意而为，心中块垒、愤懑也随之泄发，那是多么令人称羡啊！”

柏元似懂非懂地点点头。

叔父子荆也说：“柏元你还小，长大后就明白了。”

天亮了，不得不起程回京了。归途上，父亲的表情异常凝重，不时地回头张望：蓝天白云、绿草如茵，还有那一望无际的麦浪微波荡漾，一些农人开始收割了，男人在前面挥舞着镰刀，女人在后面打捆，还有两个小儿坐在地头嬉戏玩耍——

父亲几乎呆了，人走了，魂儿却仿佛落在了那里。

父亲的这个形象久久定格在柏元的脑海里，直到数十年后他还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。

多年如一日，官府的一切都是程序化的，日子如一潭死水，悄无声息地向前流淌着——岁月更替，经冬历春，不知何时，父亲王粲的双鬓染霜，额头上的皱纹也更深了，深深的皱纹则显得像官场一般丑陋而肮脏。

终于，在一个寒风凛凛的冬天，父亲终因劳累过度，撒手而去了。魏王曹丕下旨厚葬。

灵棚搭起来，孝子柏元披麻戴孝，哭得死去活来。

几天下来，柏元感觉自己的泪水快要流干了。他望着父亲的棺木，想，父亲一生奔波操劳，总算得到片刻休息了。

亲朋好友都来了，朝中重臣以及王粲原先在邺下的文朋诗友孔融、陈琳、阮瑀、刘桢等，纷纷来王粲灵堂吊唁，还带来一些祭礼。

这些人连送祭礼也忘不了攀比，祭礼一个比一个厚重。奉上的大都是他们自以为最昂贵最精美的礼品。这让柏元非常感动。

这时，忽有人报，孙子荆来了。大家都知道，孙子荆是王粲生前最要好的朋友。只不知，他会给亡友带来什么。只见孙子荆衣冠不整，蓬头垢面，跌跌撞撞地撞进来，一头伏在棺木上，早已涕泪涟涟，痛不欲生……众人则自觉让到一边，心里也无比痛楚。

过了一会儿，忽然，让众人震惊的一幕发生了：只见子荆猛然抬起头，昂首望天，发出“唉儿”的叫声。

天哪，这不是驴叫吗？——孙子荆他怎么啦？

人们惊呆了。随即一阵骚动。

“唉儿，唉儿——”子荆又学了几声驴叫，忽地转过身，大踏步地向外走去。

便有人愤愤地对柏元说，这个孙子荆，竟然来这里胡闹，真是太不像话了！

柏元显然还沉浸在刚才的驴鸣中，听到这话，轻轻摇了摇头，若有所思地说：“我不这样认为。看来，只有子荆叔父，才是父亲真正的朋友啊！”

“什么？为什么呢？”人们全都不解。

柏元望着孙子荆远去的地方，好像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别人送给父亲

的，都是他们自己偏爱的东西，唯独子荆叔父送的，才是父亲最向往的东西呀！——何况，子荆叔父不顾个人身份和形象，在此大庭广众之下为父亲作出驴鸣，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呀！”

这时，柏元的眼中早已盈满了泪水……

即时一杯酒

华丽的宴客厅里，灯火通明，人声鼎沸。在一个颇不惹眼的角落里，酒气冲天的张翰斜倚在后墙上，袒胸露背，乱蓬蓬的头发遮了半边脸，他冷眼看着面前晃动的人影，旁若无人地尽兴畅饮。在这偌大的厅堂里，也只有他如此不拘言行、放浪形骸。要知道，今天齐王司马冏和成都王司马颖全都在场，群臣哪个也不敢过于造次，更不敢酗酒失态。

他的同乡好友陆机已经多次给他使眼色了，但他视而不见，陆机便只有干着急。

忽然，张翰的神情猛然一振，侍者端上来的一道菜肴将他的目光牢牢拴住了：没错，这道菜名叫脍鲈鱼，本来是他家乡吴郡的美味，没想到在这中原地区也有。张翰久久地盯着脍鲈鱼，眼泪不自觉地流了下来——在这秋风萧瑟的时节，正是鲈鱼最肥的时候。是啊，他离开家乡太久了，田园的莼菜，吴江的鲈鱼，家乡的一草一木全都浮现到他的眼前，还有他那多病的老母亲，也好久没来消息了……唉，自己离家数

年，来这几千里之外的地方，又是为了什么呢？

不知何时，喧闹的大厅忽然一下子肃静下来，张翰举目一看，只见齐王司马冏站了起来，举着酒杯大声笑道：“今天与诸君痛饮，餐鲈鱼，饮美酒，焉能无诗？为助酒兴，谁能当场赋诗，本王重重有赏。”

大厅里一时间鸦雀无声，文武群臣面面相觑。

就在这时，忽然有人以箸敲击着桌子，高声唱起来，声音悠扬而洪亮：“秋风起兮木叶飞，吴江水兮鲈正肥。三千里兮家未归，恨难禁兮仰天悲……”

群臣们一时傻了，这首诗，姑且不论文采如何，在内容上分明有涣散军心的嫌疑，是谁如此大胆呢？

大家的目光齐刷刷地聚到一个人身上，他，就是身为大司马东曹掾、人称“江左步兵”的张翰。

司马冏当即面有愠色。

这时司马颖身边的陆机连忙一步跨出来，“扑通”跪倒在地：“大王，张翰喝醉了，请容臣把他搀扶下去，别扰了大家的雅兴。”

司马冏不耐烦地挥挥手，陆机连忙扶了张翰，跌跌撞撞地退了下去……

张翰醒来时，已是第二天上午了，刚起床不久，就有人禀报：“陆机大人来了！”

连忙请进来，寒暄几句，张翰笑着说：“你认为我真喝醉了吗？”

“不，你一点都没醉！”陆机摇摇头，说，“你骗得了大王，但你骗不了我。”

言罢，两人会心地哈哈大笑。

“昨日你如此放肆，终究不好！”陆机善意地说。

张翰哈哈一笑：“你以为我那么看重这些浮名吗？人生百年，贵在开心快意，何必为名利所累呢？”

陆机正色道：“这也是今天来找你的原因，我看出你已萌生退意，所以才来劝你三思而后行。想当初，你与我的门徒贺循萍水相逢，连家里人也不通知一声，就急匆匆出来求取功名，还不是为了光宗耀祖？现在大王也非常赏识你，你现在却隐退，岂不是半途而废，辜负了这多年的打拼。”

“陆兄的好意我心领了，只是，我意已决。”张翰淡然一笑，将目光投向窗外，若有所思地说，“你看，现在秋风瑟瑟，黄叶飞舞，在咱们家乡，正是莼菜上市的季节。一碗滑嫩鲜美的莼菜羹，再加上一盘松软可口的松江鲈鱼丝，是何等的诱人啊？”

“难道说，你就不想流芳百世，为后人所景仰吗？”陆机说道。

张翰没有回答，而是拿起酒壶倒了一杯酒，端起来，意味深长地反问道：“你说，这杯酒是谁的呢？”

嗯？谁的呢——陆机一时没明白过来。

未等陆机回答，张翰一仰头，将那杯酒一饮而尽，然后朗声笑道：“这杯酒是我的，因为，我现在就把它喝掉了。”

然后他又不慌不忙地倒了一杯，道：“你说，这杯酒，又是谁的呢？”

陆机定定地看着张翰，不知他搞什么鬼名堂。

只见张翰把酒杯往陆机面前一推，笑着说：“这是你的！”

陆机当即便有些不快。本来看在同乡挚友的面子上，他来好意规劝张翰，却见他如此愚顽，便感到很失望。陆机也不想再争辩，只是把酒杯轻轻一推，说：“这杯酒，你还是先留着吧。”言罢，怏怏而去。

对着陆机远去的背影，张翰高声叫道：“陆兄，这杯酒，我给你留着了。我说过，它是你的，哈哈——”他高亢的声音在秋风中久久回荡——

秋风，又怎解世态的炎凉？